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天馬山房遺稿卷四

明 朱泚 撰

記

蘭室記

靈均擘結香芳以必芬其德而於蘭之一物尤屢拳拳  
焉非以其幽貞之色歲寒不改者乎靜守之操無人自芳  
者乎其在夫人有君子之道焉固非夷留揭車江離薜

芷所可得而同也魯左相吾鄉許先生敦朴沖澹而獨嗜蘭家食時庭宇列植數盆不置他物朝夕相對如良友朋因自號曰蘭室官浙東時得童生冀為之寫真卷而藏之歷官所至輒攜以自隨每一展翫不忍釋手湘累竒好昭昭千載之下不謂無同已者溯生也晚及見先生儀刑古貌古心矜嚴不苟時未有識已知愛敬先生又聞為舉子時計偕北上道出臨安里人商于是釀金錢之出妓為樂先生拂然一拒之曰是欲浼我也夫

荆棘不剪則芝蘭不榮惡惡不嚴則好善不篤夫當紛  
華波蕩之中而能以正自持以禮自固不委厥守以從  
流俗是宜其獨好夫蘭而蘭亦以先生為知己也先生  
觀化且久其子師厚君出此共觀敬題數言以致景慕  
先哲之意師厚外和內剛忠信廉介與之交如入芝蘭  
之室蓋有本者如是耳

梅巖記

張君為之居在沙堤之南於古為潮汐之地厥土黑植

弗宜梅而性酷好之乃別號曰梅巖蓋湛情於物寄有  
於無天趣悠然相忘於形迹之外每值夫風晨月夕君  
掃地焚香收視返聽憑几而靜觀之則見夫老榦樛枝  
清香遠韻橫斜浮動於疏櫺曲檻之間俗慮不干塵垢  
刊落情融景會殆與梅神交焉夫古之畸人逸士梅之  
愛多矣然必即其窟宅層崖絕壑廢圃荒園以舒其吟  
嘯而寫其幽懷未有居闌闔閉閤之中而得夫梅巖之  
趣者蓋以物而觀物則物不能不囿於形器而滯於有

無遺物而觀物則物物皆吾有也夫梅清修隱約不銜其芳花之儒者也使吾而儒耶雖未嘗有梅亦未嘗無梅也而非耶雖未嘗無梅亦未嘗有梅也君之在梅實同臭味者也又奚間於有無哉泚生與君同鄉時理枯桐整蠟屐為梅巖之遊玩其華而將觀其實也為之記

文峰書院記

黃君廷昂謀誅茅于文峰以為藏修息遊之所難其晨夕之亟往也迺筮長川之左結數楹焉中為堂裒古今

書實之左右闢明誠敬義二齋課諸子焉門俯清潭瀕  
潭為釣臺梁木以行于潭之南其後有小渠怪竹老木  
偃蹇卧其上援之可涉甃石累土為壇曰風雩東為園  
芭蕉橘柚梅榴葡萄雜植駢列前有樓曰秀野規制爽  
塏而文峰之山正直其東南循闌而觀凡夫中之一泉  
一石一草一木奇秀而可翫者可攬結而有也君時焚  
香手執一卷與茲山為伍若對大賓澹然忘言灑然忘  
歸直欲脫去凡近以遊高明相與立於寥廓之鄉人寰

埃壘之外也夫山靜者樂也君生長宦族遊從造請之  
客屢填于門周旋應接宜日且不暇乃能潛深伏奧定  
慮澄神日以讀書教子為事世味不膠于心其慕仁者  
與茲山之好可協矣君別號曰文峰主人前守白齋先  
生為作文峰書院四字今扁焉命泐為之記蓬藿之居  
去長川里許時欲叩門促膝以從君遊盡借所未見之  
書而讀之草堂勒移寧無却掃回俗駕乎否也

重修里社記



里社之神為民禦災捍患世血食于土昭靈貺也吾境  
為義齊東社祠宇之作莫記古初重建於洪武二十四  
年辛未只今一百五十七年矣老屋撐支弗稱祀典父  
老爰謀修葺輿情僉同如繕私宅張君貴益吾家從叔  
邦新君經紀其事爰始仲秋再閱月告成藻繪鮮明費  
省功倍諏日之吉奉神棲焉夫明有人幽有鬼神其與  
天地有與立焉神心豫悅則時和年豐災沴不作民生  
康樂尸而祝之從古然也吾鄉入國朝來以至于今日

戶口富庶百倍曩時其風俗敦尚廉恥禮讓之習循理  
守分毋蹈匪彝相生相養以享太平靖和之福謂非有  
神默相之力不可其修而祀之也固宜因記其事而作  
侑神之曲數章蕡桴土鼓庶幾治世之音焉耳其辭曰  
滄桑遞變兮白沙成堤萬畝鱗次兮杭田稻畦五樓  
十閣兮闌闌東西白石為畿兮俯瞰清溪黝堊丹雘  
兮惟神所棲

靈之遊兮雲中憑翔氣兮御冷風騫龍螭兮下降瞻

將安兮壽宮坎坎擊鼓兮鳴絲桐修肆祀兮考歲功  
靈之居此兮其樂融融

民之生兮曷依襍祥禍福兮非神曷尸惟天陰隲兮  
神其代之醞釀和氣兮風雨以時歲其有兮鄉里熙  
熙春祈兮秋報閱千禩兮無期

橋西神宇記

橋西神宇初名聖堂與里社相向華藻靜潔塑捏鬼物  
詭怪離奇皆前元舊俗眷梁題云至正元年辛巳其低

聲肅靜二牌偏傍書云皇慶元年是年壬子去辛巳尚  
三十年前後彼此不同未知何故東大梁題云都勸緣  
朱君輔喜捨寶鈔一百二十錠助成勝緣西梁則黃君  
舉也後楣梁題曰張舍朱氏念一娘同男陳狗兒捨地  
今莫知其為誰也廂壁陷置二龕奉祀吾家三世及黃  
氏之祖亦有處士吳公牌套余少時讀書其中故甚記  
之向後風雨摧敗至正德間知縣事蒙化雷侯應龍毀  
拆淫祠盡去土偶其趾崩壞淪為深淵沙堤大觀於此

獨缺余與給舍張君八峰謀之假合衆力重修屋宇映帶清溪榕陰蔽翳漁舫商艇日輻輳于其下為莆中勝處榜曰海上仙洲所有題辭漫志于此

沙堤十里煙樹千家白日照樓臺青天開圖畫尚有水雲宮觀廢為瓦礫丘墟久矣因循失於恢復事出於人情之所樂談笑而成財捐於衆力之有餘咄嗟可辦茲尋舊址爰拓新規系石淪淵屹立崑崙之柱排風廣莫位當闡闡之衝堂宇開明溪山綺麗人間

無此景莫從蓬島移來天上是何年借問麻姑消息  
志以數語傳諸無窮經始於丁未四月朔至秋告成  
董其役者則某某也

重修東橋記

茲橋不知何始久闕佳名歲久欽歎行者折脛維正德  
十四年己卯夏家君合力修造為費甚廣命之曰天馬  
橋云後二十九年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秋八月不肖  
孤淅刻字於梁石之上將使往蹟與此山此水相為磨

滅云

前種松記

文峰前有矮屋僧亡蕪沒後殿巋然獨存丁丑夏大霖  
雨石壁傾頽椽瓦脫落大勢凜凜幾壓也家君合力修  
之下方亦就理門于東而西則庖爨之次列焉是冬制  
下第復尋舊隱則見夫前庭廣明圯墁淨潔登堦而望  
則近山遠峰踴躍而出視舊而觀益奇也日課小僮劇  
地手植小松復命道人足得十四本暇日必一到到則

掃苔拂石遶樹而行百匝日入而始歸也夫植之族莫  
壽於松然亦同歸於盡惟托於巨人名字之間則可以  
久存而不斃廣路半心之植不為退之所物色久已  
推為薪矣又烏知商山有此哉文峰為竹巖學士舊遊  
當時景物略經批點林壑有餘輝焉惜此松生晚而弗  
遇也然吾鄉多賢而此地又近而甚勝文人才士日嘯  
咏于其間安知其無若人也又安知茲松之果不遇也

後種松記



文峰種松之明年莫春復與數子遊焉相下方之猶足以容也復謀植之時春氣向深松花盡吐欲取其大者則氣耗而根不完易以斃也乃胥其小而遲發者取之剡理篇薄樹之前除與前十八公者略相登豆惟其小大不埒而其色復焦黃於邑澤瘁不相侔也予時執書臨堦默坐物理糾纏之勢真有不可得而曉者方茲松之生于山也不揚而晚穫其免於牛羊之噬嚙童豎之攜撫者幾希矣今乃獨以是見取昇而致之饋以沃壤

餉以清泉朝視莫顧惟恐有觸焉而莫或滋也茲不為  
幸與天下士遇不遇蓋有幸不幸存焉大率若此然其  
堅貞介特之操有若茲松者乎真予之所嘉也

重修林墩斗門記

天地間自然之利得人料理之則其用恒不窮吾莆水  
南自木蘭成陂溪壑之水循壺公而下沛為通渠徧溉  
田畝濱海為三斗門扃閉儲蓄澇則啓鑰以出其餘歲  
久弊滋簷溜未徹河渠遂枯歲耗不登者非直涵竇之

咎也嘉靖辛丑歲今太守姑蘇澱山周公下車軫念民  
隱理官如家尤拳拳於水利一事寢食弗忘越明年秋  
民以是告公曰噫嘻是不在我耶遂按行海上親閱其  
實迺召邦民有職于是者數人籌畫經理務盡厥情乃  
檄邑主簿丘斌以董其事乃以是月某日徵工斷絕漸  
盡出其底結砌于兩門之旁其距海出水平鋪巨石迅  
流衝激淪伏于淵者度其勢弗可出乃更伐石以固其  
趾適如前規徂春乃告成夫吾閩水利無專官簿書期

會所不及故吏得苟且以逃其責自非體國愛民當事  
任責之君子不求近名而圖久遠之利者率未暇以為  
茲役也佚道使民不擾而事集利在夫莆人世世信乎  
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為者存乎其人焉耳昔人謂為民  
節用如牝河然畜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君子觀是役  
也可以知政矣公名大禮字子和贊其成別駕北泉張  
侯節推三洲章侯也

上里場重修分司記

海氓隸郡縣供井稅如常紓其力役令煮海登其課于  
轉運使司其賦為已重而郡縣有里甲差解之繁運司  
有催辦賠償之費其困視他民為又甚然困於運司而  
郡縣弗知也困於郡縣而運司弗知也塲竈附海城邑  
士夫及左右公所者弗知也情弗相通徵有常法故民  
產日耗國課愈虧而搜括愈盡亦其勢然也嘉靖

闕

歲婁公存仁由河南來為福建轉運使體國奉公閔閔  
焉有厚本恤民之意每隣臾輸鹽課歸道公清德門吏

無私而冗費省於他日春經歷吳君來清上里場鹽課  
所不足者以引計之凡一百二十有奇秤役陳瓊生等  
當坐侵欺之罪公曰罷民也且海物淋漓易耗為白於  
巡按白公立限責償額滿當貫其罪民襁負輸納如期  
卒免於大戾若更生焉咸欲立石以永公賜場大使刁  
翀喻止之曰此非公意第分司歲久就傾煩公廛念無  
已願與新之亦以報公也衆遂大喜合金幾四十鳩工  
須材集手併作翀亦協力事事儀門晨樓圉廐舍次

第一新而廳事完繕就緒乃以告于公公曰奚可以重  
勞吾民業已為之則勿毀竣事卿與副使伍采相率求  
余一言以紀其事泐海人歸耕斥鹵知鹽事利病為詳  
遂不辭為之使民無忘我公盛德後之登斯堂者亦知  
民勞易感而迄可小康也公名闕須城人

海滄社學記

海滄清漳奧區也島嶼鯨鯢動勦弗靖舊設安邊館擇  
列郡守臣有風力者居之以彈壓鎮服去歲丁酉冬揭

陽唐侯奉檄來守茲土慎修厥職惠綏威懾邊事弭寧  
迺謀立社學以滋培善化一變海俗請於憲臣攝海道  
南海曾公奉勅巡海道余公僉曰可迺相安邊迺東盤  
石之上廢址一坵負麓面江氣勢爽闊規立學舍中為  
講堂後為燕室齋舍旁列廊廡環繞凡若干楹萃子弟  
之秀者為延師儒使朝夕講肄于其中侯時一到躬為  
課督以相其成既乃价許生寶王生一奇江生一瀾林  
生逢春詣泐山中請記其事夫風聲氣習五方靡齊而



轉移運化之機為師帥者則誠有責焉耳邇聞海滄僻  
左髦士得遊於郡邑之學者無幾人科目久荒絃誦絕  
響童孺之所見聞無非風帆浪楫跳躑陸梁震撼擊撞  
之事其俗尚武驍悍獐獍喜亂好爭驚然有車轡駟鐵  
之意茲非其習固然與夫果毅勇敢適道之資而慷慨  
激烈溝壑喪元之夫君子有取焉海滄之俗木強氣決  
無頽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端養其蒙使之降心俛首  
日周旋於衣冠俎豆之間沉酣於禮義揖遜之化漸漬

日久淳風可回出其餘勇固將遷善徙義為直道而行  
之民異時次第名揚亦當有所樹立以聞於世茲地故  
宋時有蘇廷儀顏幾聖諸先正彬彬輩出其立朝大節  
垂諸汗青文獻可考也後生私淑又安知無若人耶此  
唐侯嘉惠後學之意諸生執業于是其可以重勉矣夫  
志

塔山志

茲山取名未審何義以其端拱秀麗亦名文峰予以其

凌躡風雲首足尾鬣振躍飛動定稱天馬云自壺公分  
擘一脈東為五侯西拆騰驤結秀于此自吾鄉視之位  
在東南吾家正直其下邇而不逼千年聚族藉為屏翰  
也其西南隱處有招提禪宇名曰文峰巖係先朝遺趾  
宣德辛亥歲僧大隱重建繼僧蘊玉成之殿宇開明佛  
像華好下方列屋為僧徒所居山中舊標八景曰文筆  
春風石臺秋月虎溪叙別龍窟竒蹤沙堤煙樹松隱禪  
林塘水拖藍壺山聳翠先達蚶山劉武提學橫塘林廷

芳東隴徐資二進士先生為之序騷人墨客寄興留題  
積成卷帙柯竹巖學士詩云天作奇峰戴巨鼇葱葱佳  
氣映宮袍千村草色兼天遠萬壑松聲挾雨豪海月欲  
生涼似水澗雲初起湧於濤興來把筆題新句祇恐明  
朝紙價高吾祖怡軒公手錄真蹟猶新公自作八景律  
詩舊稿尚存也極為莆東勝處附鄉諸前輩未遇時皆  
藏修于此於吾家不枉數步子弟讀書往來猶外宅也  
正德間僧貧竄徙空山閉門霖潦摧剝僧居盡已毀撤

幾不可支家君合力修甃東作山門西為庖爨之室蔽以短垣戊寅予下第歸種松其下作前後種松二記文嘉靖改元上虞朱侯袞來為郡守改為凌雲書院徙棄金身易置聖像下方開堂宇扁曰天開圖畫旁列書房東憑穹石作亭其上曰琢玉西曰鏗金修竹敲擊友人庠士張君大護多宣力焉甲申予罷官歸來復尋天馬舊隱遠士來集節推桐城汪侯居安同年友生也時相過從喜為潤色上方南隅老木蔽翳作小軒四方丈許

三面開窓朝霏夕靄疊岫攢峰真小李金碧斗方山水也穿戶而入不知其處林考功達作隸古巢雲洞大字西南跨澗結版為橋亭覆其上倚簷古松百尺偃蹇却略若龍螭夭矯拏攫之勢翼以扶欄可坐十客名曰聽雨於是此山之景若決而起躍而出奮迅而飛來也予草榻寓處在西北隅瀟灑清絕開窓對盤石有雜樹數株古藤羅絡牽綴下上小草葳蕤叢蘭紫竹風來泠然有聲幽香可掬石上宜宴坐隸刻其陰日日忘歸後

千百年有好遊者剔而出之摩挲蒼蘚知為誰何也山  
中文字頗多姑錄一二以存其槩而文峰八景題咏先  
公手錄成帙藏之于家此不復著云嘉靖十三年春三  
月清明日題

大有年志

大有年者志瑞也常事不書大有年非常也故書之所  
以志瑞也莆地瘠鹵厥土泥塗海門蔽虧颶風時作每  
盛夏溽暑鬱蒸物情望雨翹企深山雲氣以為雨候滄

然而興倏然而止俗謂之西北雨而東南附海諸鄉風  
氣疎蕩而雨每不及焉萬畝鱗次仰吸木蘭涵竇漸多  
溪流易涸故率歲多旱丙戌大無禾麥災沴頻仍川谷  
騰湧萬姓嗷嗷道饑惟正之供無所於出流傭轉徙井  
竈蕭然盜賊間作觀風之使具狀以聞于朝聖天子軫  
念遠氓蠲損正賦慎擇守土之吏以撫摩綏輯遺黎于  
時官府清平蠹弊釐革用能醞釀和氣轉災為祥迺已  
亥歲百穀大熟庚子又熟黃雲穰穰四野一色每一金



可得米三石大麥菽黍之類積而弗售富室廩廩無所  
蓋藏遺老懼傳菑中百年未有也郊垌夜月雞犬晏然  
道無行乞民間搜舉廢墜之禮衣冠交於道路市中梨  
棗橘柚之屬倍貴於常耳目所逮誠可謂太平之時矣  
夫鳥栖山林而忘於木魚游江湖而忘於水百姓日用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於古人則已然矣又焉知夫  
祖宗憂勤聖皇憫恤所以含弘覆幬春生而子育之者  
其恩德若是之深也溲農家子歸耕海澨十七見秋風

矣自悼蠢愚無所復用于世幸濟時康得免溝壑以終  
犬馬餘齡是皆吾君之賜也乃效康衢擊壤之意而作  
之歌時與村童野叟相答和於斷隴平蕪深林遠渚之  
外庶幾治世之音後之修郡乘者將有考焉

其歌曰風雨協候兮二麥先秋蝗蝻遠遁兮百穀登  
疇桔槔空懸兮風颼颼嗟我民兮又將奚求再歌曰  
禾稼既登兮我場我圃吹洞簫兮擊土鼓齋心致誠  
兮以御田祖歲其有兮使我無苦又歌曰詠小雅兮

大田賡良耜兮清篇豐年之慶兮伊誰使然撫我字  
我兮太守得賢虎拜稽首兮天子萬年

山寇志

國家昇平莆中樂土百姓不見兵革老子長孫乃正德  
五年庚午歲秋九月忽有山賊一夥不及百人黎明突  
至涵頭地方刼掠鋪面由黃石直抵塘下東橋囊負所  
獲操戈橫行不成隊伍居民皆却立遠視莫敢誰何殺  
死一人及傷斃者一人晚由橫塘東郊循木蘭而去至

嘉靖二年秋七月復有汀漳流賊百有餘人氣勢兇湧  
由仙遊北隔嶺入廣業突至溪北上黃民家殺傷人口  
去城五里而近城門警嚴退入深山望江里前王惡少  
王國材父子與其族人讐隙陰為嚮導晨至其境驅虜  
男婦數多退即迎仙舊寨置營人各責狀立限追徵時  
時剗剗斬艾貧者以逞威恐時分巡福寧道按察司僉  
事海鹽吳侯昂適按莆同知府事豐城李侯正管攝郡  
事籌畫無策而劫質之家反為張皇聲勢走透機密以

祈緩死一日官兵接戰市人袖手相率往觀賊以大旂  
旁綴小鉤剡利開張自蔽臨陣忽出旂下鏖戰我兵敗  
斃死梟勇林本著統哨本府檢校嚴簡為之擒獲居  
民大震勾調浦城縣民快漳州海滄戰手俱至夫重賞  
之下必有死夫烏合之徒原非勅敵使吾之號令嚴一  
信賞必罰使之連日更迭戀戰直搗巢穴獲首領一級  
者即賞銀十兩何賊不可擒哉旁布伏兵邀其歸路足  
使靖絕乃遲疑不決所召海滄生兵慮其內變府庫錢

糧不敢動支相持彌月各家典變田宅借貸親戚以贖  
人口所費不貲又為之置買圓帽雲鞋脫身等物乃歸  
嚴檢校從容安尾而去垂涎鼓掌旋當復來也甲申冬  
哨聚深入時巡按御史簡霄駐節漳南調集各衛兵馬  
各縣民快釋放同安縣獄囚何平何世等令之立功贖  
死蹤跡勦捕賊氣沮縮夜屯德化縣小尤中民家我兵  
蓐食晨薄其處賊開門出戰何平叔姪首先死敵殺傷  
相當旁兵登屋掣其大旂賊饑疲閉門晨炊我兵用火

銳攻破門屋擁盾直入賊喪膽受擒無一脫者免於搜  
山玉石俱焚也是役也南安知縣長樂顏容端同年友  
生也在行相顧山中備言其事且示及滅賊申聞故知  
其詳而癸未賊酋新大總者不在或言其姓名賴義平  
河人先為其外家縛送之官死矣簡公監臨有風力論  
捕寇功擢都御史云嘉靖五年丙戌秋八月識

海寇志

莆濱大海鯨鯢出沒時時有之調度官軍軍事體重大閉

門送客視為故常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歲南土大荒盜賊充斥海上復有戮民黃世隆世光俞子賓等為之嚮導劫掠大姓驅虜細民立限責償屠毒慘酷其鄧姓者一縣尤為桀黠番酋二百餘人皆醜黑獐惡艤舟寨門時把總指揮丁桐年少膽勇馭舟師與之接戰氣力不加失陷哨船一隻十戶白仁一負軍士三十六人莆禧軍民共撲賊船一隻賊徒十五六人中有林希德者係港東人氏被虜從逆職專斬殺此人熟於附近大家徑



路轉相驚疑搬移遷徙城中解舍增價數倍至無所容鄉居之民夜不帖席于時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姚君鳳翔巡歷海戍常例不免漳州解到賊徒與禍家熟相識認不能痛決一快衆心令之隨批帶回後未知其作何發落也白千戶者尋以賁賂送歸軍士損失大半至八月初颶風大作南力湄洲海嶼搜獲賊徒六七十人夫朝廷隄防海道至為嚴密憲臣領勅親理其事兵食足備法令具存能以戢盜安民為心審固謀猷廣設方

略則可以彈壓暴客宣揚國威烏合之徒何至於拒敵  
官兵助勦連月鷹鷗海上蒞醢吾民哉近年漳泉之人  
復爾私通日本坐獲厚利更相效尤傾動江南百貨騰  
貴夫中外大限天地常經按日本者古倭奴也國初時  
入寇中華北極遼陽南接交廣沿海州郡悉被其殃中  
國所以備禦之方無所不用其至鎮戍衛所布列海壘  
火墩煙臺矗立岡阜福建則小埕南日吳嶼三寨與各  
軍衛及守禦千戶所錯置其間歲費錢糧番更戍役皆

為防倭而設今者無禁蹤令造舟具糧如適淮泗廣濟金帛大啓戎心茲豈朝廷柔遠寧邇用戒不虞之意哉夫海寇倏來急難捕捉至於私通日本舟容萬斛所受皆富商大賈所載皆綾緞繭絲積日曠時乃能集事此而不禁何以法為而南中士夫駕為私說以為取彼之有富我之國有何不可是見其利而未見其害也疆場之憂謹記于此

八分料志

自來糧米之外又有歲辦物料名數甚多或徵該冬或  
派通縣價銀多者僉點大戶收納解京最為擔事價銀  
少者攬頭包納里長催辦不無多取至正德十六年巡  
按御史華亭沈炤扣算八府丁糧總數若干一年物件  
共該若干定令每年每人一丁糧一石各徵銀八分除  
戶口食鹽之外其餘一應物料皆出於此俗謂之八分  
料法令初行徵支如法歲計有餘復將鹽鈔併歸於此  
後復令於折色帶徵令仍舊占點大戶徵收而鹽鈔依

舊除外只徵六分謂之六分料云沈公益祖周文襄公  
蘇常稅法行之最為省便省下士夫不悅蓋物料歲派  
福州一府優饒數項若八分料則平攤遍及也後來官  
府因循不時徵納以致收頭年久拖累不得脫手上司  
批送士夫坊價皆出此物以故不能餘剩大抵有弊人  
無弊法沈君按閩即遷本臬憲職入境解官以歸八分  
料之法為福無窮也

落網協辦志

自來應當里長之年承受差委完消批票出備長差短  
差顧直之外每圖查照丁糧多寡追徵銀兩占點大戶  
收納在官逐日祇應公用謂之落網後來官府費用漸  
廣收頭重累不能獨支嘉靖十四年癸巳巡按御史白  
賁更定其法分作正雜二綱以丁祭鄉飲一定不缺者  
謂之正綱以上司按臨士夫禮祭有時而行者謂之雜  
綱正綱定銀七百五十九兩九錢追收縣庫臨事支取雜  
綱定銀三百九十九兩一錢令各里長應辦其時知縣事

嘉興陶侯模為民省費繼令南海林侯冕不飭民力不堪又繼而衡山劉侯宦賤視民脂如用糞土正綱徵收在官臨用之時里長協辦累倍前數雜網批票紛如雨下漫無紀極原定雜網每日該用銀一兩八分令一日或用一二十兩而或倍之至上簿之時去十存一官要之家只憑官價莫敢誰何豪猾之民賄賂胥吏移前那後吾家甲辰年秋季應當原派雜網該銀八兩而直五日後用至二十八兩窮鄉小民靡損尤甚一經此役無

不破家里長僉呈建言民瘼按察司憲長周公延早曾  
作縣軫念民艱蒙批酬應往來有司之所不免勢不能  
不役里甲近因查稽太嚴官吏欲脫科歛之名俱令里  
甲自用名為協辦夫里甲之銀既不在官則凡諸色人  
等得以恣肆民費愈多不獨莆田一邑然也據呈俱係  
實情仰府即行周知府督同該縣掌印官虛心詳處明  
當務使法可行於永久民不至於受困惟欲有補於將  
來不必追究其既往或今里甲出銀若干在官一應公



事儘其支用不必再立協辦之名以致漫無稽考速將議行緣由報奪郡縣坐視倒懸護前申說又蒙周憲長批下協辦之名不可再有里長輪日所費必多況錢糧若不在官胥吏求索必甚仰府再議責令每里於綱銀之外加出銀若干仍令有役之人收掌支應庶所費有稽具由詳報此後太守縣令朝覲里長又復僉呈蒙布政使司批下呈內事情委係該府弊政仰吳同知詳議呈報要須公私兩便乃可經久時二府吳侯元璧管攝

府事申稱協辦害源正在綱銀不足勢不可免之禮事  
無所出之途恐致稽查故推入里長為協辦也今議得  
原派正綱銀七百五十九兩九錢內孤老衣布一項該  
用銀二百一十兩今查孤老月糧出自倉米則衣布銀  
兩亦當議入糧剩內支用若派入里長綱銀似乎數多  
合當申議明允奉行其雜綱凡上司供應及士夫禮祭  
隨俗照舊一切公用曉令里長逐行開載詳備成帙實  
估時價撙節裁處約以中正之數一年該用銀一千一

十一兩七錢悉如正綱照依該年里長將各丁糧通融  
公派分作二季徵銀貯庫該縣掌印官擇立老人一人  
掌出入之事備由申請蒙憲長周公批云所議正雜綱  
銀酌量該用立為限制雖比舊派頗多而欲究協辦之  
弊勢必如是但稱廂長供應家火而里長出辦綱銀之  
費是否相當其於民情有無允協再行細審酌處均平  
務使情無偏重法可久行具詳另報續蒙巡按御史趙  
君應祥批下加雜綱之派徵免里長之協辦愛民省費

此舉得之冊開各項銀兩已為適中蓋處之太索後將  
難行即照數均派徵收支用孤老衣布仍於正綱銀內  
徵給之餘悉查照施行原申不曾開載每丁糧出銀若  
干但云通融公派今縣中每丁糧徵正綱銀一錢三分  
雜綱銀一錢四分此外又加派三分共銀三錢正得免  
協辦浪費無稽之苦此舉全得憲長周公主張之力但  
舊時落網尤省每丁糧只用一錢二分吾家自來應當  
里役落網只用五六兩上下家衆津貼只在里長之內

今已另處之矣大抵古時官府費用有經又上司按臨及府中辦酒俱是館驛之事今則併歸落網蓋出於驛傳則均派丁糧適及一縣併歸落網則是累里甲而坊隅不及故落網之弊城中士夫殊不之知而胥吏之輩得以恣肆多取而無忌也憲長周公後次批語廂長供應家火里長出辦網銀之費是否相當其於民情有無允協仰再行細審酌處均平務使情無偏重法可久行具詳另報此公灼見民隱前後此一事反覆留心不久

朝覲北上遂遷他官本府准蒙巡按批允奉行於此不行再議夫城郭坊隅遠近一體今府縣一應事務歸併里長長差短差每丁糧出銀一錢正網雜網每丁糧出銀三錢廂中丁糧數多但出家火而已計其所費不及長差短差之數多寡勞佚不均甚矣此獨非王民哉其法終須一變前年沈御史議行八分料夫人丁一丁糧一石每歲令之出銀八分衆輕易舉後以所用餘剩減省二分今若照舊還徵八分而以正雜銀一千五百六

全宋文卷之八  
卷四  
十九兩七分之數取用於此則廂里徧及彼此均平於八分料不失原額誠為便民夫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以曾忝風紀之司而此事利弊關於宗族鄉國故私識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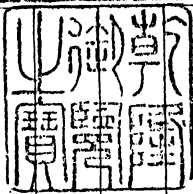
莆中錢法志

國初時行使寶鈔為法甚嚴今皆不用莆俗習用宋時小錢每十文重一兩每銀一兩直錢六伯文時或低昂無甚高下府縣徵收此物民間零碎使用極為便益鄉

村之民有垂老不識釐秤者正德初間漳州南坂地方私鑄新錢盛出民間買賣嚴於揀汰必取厚實花字分明者用之稍薄光皮及黑色者不用後又選擇字樣如元祐通寶之類皆行汰去習俗推移不知所自時太守三峰朱侯袞知縣趙侯葉嚴於禁革第官家不用此物民間行使不去樵夫販婦朝晡之求不可得米勢不可強翻成廢閣尚書林見素先生作錢荒小詩以諷切當道但習俗所趨非力所及朱太守當時煩瑣有低錢估



折之令民益不知所從而錢法遂廢青蚨有神翩翩然  
入于他境矣作錢法志



天馬山房遺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天馬山房遺稿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王鍾健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張曾效

謄錄監生<sub>臣</sub>趙廷璋

欽定四庫全書

夫馬山房遺稿卷五

明 朱泚 撰

書

與吳太守論莆田南洋水利書

木蘭為陂莆成樂土爾來四百七十年矣歲月既久蠹  
弊日滋簷溜未停溝渠盡涸歲歲告旱人人苦饑士夫  
端居足跡未至海上無由識其利病曲折之實間有知

者又復不過當道任責君子無從開陳以釐正此事官府間因民言差官踏勘風沙蒼莽閱歷難周其所向尊看視之人又皆彼土豪猾或義民省祭之類指害為利倒私為公了事回官莫知領要此莆中深根固蒂之疾翠渠周公作志之時憂之已深言之已詳今去其時又四十許年矣大壞極弊不可支持前此四五年間年以災傷奏聞于朝乞免糧稅今年又甚將使數百年樂土變為荒丘幸逢太守雲泉吳老先生加意窮民體究

此事此誠莆人更生之機測野人生長海濱熟究顛末  
只如東山水則地極僻左亦已數至其處近復與二三  
子自東山水則步至寧海隄岸橫亘二三十里時適久  
旱水枯見底其涵洞穿穴舉集目前深切浩嘆大抵莆  
中洋田依山附海由高趨卑盡處為溝溝外為隄田土  
高低已爭二尺以水準之則固可知此隄即今之居民  
往來內隄是也海民又於隄外海地開為埭田漸開漸  
廣有一埭二埭三埭之名外復為隄以障海浪此即前

太守月溪黃公所修石隄是也埭田低於洋田亦復不  
等或二三尺或三四尺為埭愈多其地愈下沮洳斥鹵  
利飲清泉故為埭田者或大決官溝開渠以達或深憑  
溝底為涵以通仰吞溝水拍滿汪洋則於外隄私立陡  
門多設涵竇以注于海自東山至寧海自寧海至木蘭  
私陡門凡幾處私木涵凡幾口百孔千瘡不可勝計晝  
夜不息旱潦不休則其所費何啻一陡門之水哉假如  
一處陡門盡抉閘版以泄衆流則溝澮皆盈涸可立待

此莆人受害之源歲歉人窮未可盡委之天數也夫所謂埭田者有內隄以障霖潦有外隄以捍海勢不勞人力仰給清泉使木涵但依古數不令太多水自足用亦何必蕩然無忌飽而棄餘涓滴不留竭澤而瀉使大旱之年彼此俱困則亦何利之有哉至於章魚港木涵則水南之咽喉也東山水則水南之尾閭也咽喉旁出飲食何以克饑尾閭不禁腸胃何由得飽夫興大利者未免少有所妨為遠謀者未免暫有所撓要在審其公私

權其輕重明斷而力行之心秉至公事蔑不濟法依古則人將奚辭夫埭田雖多不抵洋田千分之一新開海蕩之地多不起科舊受糧者亦只多少備數以擬今日契勘之患利充數家膏此萬姓飫此菑畬薄賦不科之地而害數萬畝井稅之田則其公私輕重大有所分矣夫事雖甚大有志竟成勢雖無難不為則已向者月溪欲於沿海潮汐衝激去處盡砌石堤工力浩瀚衆料其難毅然為之旋亦就緒遺愛在莆第石堤工費雖繁人



情共樂事無阻難欲正今日之弊則為於彼者必有所  
不利於此妄生浮議齟齬其間昨到東角遮浪地方接  
見致仕教官程地世為埭田老而練事所談利病皆可  
採行今寧海以西所歷下埭游埭清浦洋城白埕港內  
皆閘閘衣冠里閘中間必有忠信耆宿之人能仗公義  
出正言者此在執事優禮而訪問之示以志書告以法  
意使之轉相勸諭日行改正即因其力亦足集事昔子  
路問政於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先生以經濟

之才膺民社之寄誠知水利一事尤在治郡庶政之先  
篤意舉行慎擇任使郊坰小隊時出按行相其地宜定  
夫水則半載之功足遺莆人千萬之利夫今之所為後  
世將據之以為則例援之以為證佐毋紓一時之憂以  
貽無窮之感則莆民幸甚謹將沿海水利事宜畫一開  
陳以備採擇

時吾郡太守吳公名達江西新淦縣人為郡於茲留  
意水利適歲旱山中一雨水下木蘭先趨直溝過岳

公橋東下白埕港內居民以門扇肺灌涵口下洋涓  
滴不及洋城清浦居民甚渴因大鬪爭事聞官府吳  
公親至其地洞見弊端廼令更造立為定規復修東  
山水則貪立水利公正數人以禮遇之頗得其力酌  
量埭田多寡存留涵竇去其多餘平鋪地面不許深  
陷盡塞私置陡門自紀其事立石儀門之外以示久  
遠於是溝渠滿溢海田兼濟癸卯秋九月不雨至甲  
辰三月河流未枯附海之田猶得播插而海埭田畝

所獲尤多在前數年十日不雨則竭澤矣水利之興  
豈非埭田之利乎哉蒯野人幸得與聞其事於東山  
水則一處利害知之尤詳扁舟屢獨往焉此地古為  
海涵國初時林用震李仲章等開築埭口埭田為渠  
以達莆田里民茅汝直等大與訐告時縣丞葉焱能  
吏也改造石涵塹山而過長十餘丈勢難動移四周  
各砌以石高廣各二尺六寸以石為閘首通圓竅設  
夫守之以時啓閉後用震復去其閘汝直復與訐告

官復其舊而於南端橫闌一石崇六寸以為之節面  
刻東山水則四字後水不及則海民盜決則下以出  
水天時畧旱涵底盡露則外海田不可為矣今者重  
修衆議擡高水則余再三固執以為不可以古有水  
則而溝澮常盈近來消蝕之故以涵實繁多而水則  
之下更開隙穴是以水利走泄不能古若也只如東  
山陡門至水則可二三里溝水依山埭田附海水高  
田低堤塍單薄不及二尺一鋤可達勢若傾盆飽食

棄餘家家如是計其所費比之水則二尺六寸之濶  
六寸之崇何啻數十倍哉今堤岸不修而棄有用之  
水水則高舉而廢已成之田百年成規一旦輕易揆  
之事體誠為未便且海民以此為命必致死力爭若  
移高一寸彼則以為一尺曠野之地何所證據以明  
其不然後日紛紛勢須更定是因今日那移之間而  
貽莆中水利深錮無窮之禍也於是只以大石照依  
水則鋪平外面填其穿穴今涵竇殺減溝渠之水襄

則而過足灌海田彼民亦無自而肆其私說是則區  
區一得之見也大抵水利闕要只在內堤內堤堅固  
離溝渠差遠則涵洞難於私通內堤單薄與溝渠相  
聯雖官府不得而禁吳公當日喜於成功未及契勘  
猶為欠事夫不暫勞者不久逸不一費者不永寧誠  
乘農暇之時令之修築高廣各以一丈為度溝渠逼  
近者則移令稍遠其開涵通水去處為圳以達內涵  
既有常數則外堤濫設木涵陡門之患不待禁之而

自不為矣以莆人之財用莆人之力與莆人之利措  
置有法量地而受成焉誰敢不從刻期可辦患在不  
為而已前太守黃公一道修砌遮浪石堤及補寧海  
二洞之缺極為有功但其性急驟又不久解官能幹  
人役媮惰廢事止於粗成南洋水洋乃數十年積弊  
得吳公料理一番足為久遠之利公冰蘖之操無愧  
古人行時濶贈句云五馬行春滄海翠壺留惠澤一  
牛行李青天白日照圖書俗降臧否失真謹記于此



與周憲長論及落網事

淞畸人辱在年列邇者冒通尺素重領報章百襲珍藏  
曷其有已忘分復有僭白余洲子居年兄莆人也邇翁  
官貧僑寓都邑所生二子長子居次汀也子居溘逝其  
家淪落汀旅食江湖取道歸省齋有關文法當赴臺掛  
號第其飄泊流滯年月少遲倘於法無甚妨礙望為委  
曲批賜非老先生年誼之厚垂念存沒亦何敢草率及  
此也莆中新得甘澍麥秋有期第罷民苦里役落網雜

辦浩無紀極積蠹因仍費增十倍舊例坊隅只供什器  
不與落網并顧差使用城邑士夫無由知此而胥吏隸  
卑得以恣肆多取罔無畏忌民憫幽側亦未易上達也  
會大巡暨二司諸老先生煩一商議及此更化善治庶  
幾遺黎有息肩之望民亦勞止迄可小康伏乞重留尊  
意嘉與齊民共沐使君更生之賜也

與王筆峰大參鳳靈上巡按施山侍御論鹽法事

書

淞等濱海之鄙人也欽企風聲為日久矣豈敢私有所  
與聞茲為門戶新役孤累祖之恩重千家之哭者不能  
不為執事陳之淞等莆鹽籍也占鹽籍者里甲軍匠與  
民戶一體外加鹽役見丁辦課寸土受鹽不免獨勞獨  
貧之嘆獨有濱海乍鹵些子田地受米最多者名曰官  
租舊制免鹽所以少紓竈戶煎辦之苦茲本縣審編均  
徭移文福清聞彼扣編二斗即將官租田地免鹽者俱  
申當差不知福清莆田事體全然不同徐清鹽老先生

案驗分別彼此甚明可覆視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今更重之其何以堪謹列上一狀及條目事例揭帖塵瀆鈞覽中間猶有未盡也如民戶均徭有職役者蔭免鹽法則無也里甲糧料遇灾傷得以赦除此亦鹽法所無也里甲糧料徵催抱納有郡縣為之追復鹽法追徵最急抱納者一槩無追運司隔於勢遠郡縣以有司存此又鹽戶所難也乃今困憊轉滋流亡過半獨某等數家強支門戶耳其雜泛徭役不許科派乃累朝定制鹽戶

可得幸存而未死者近者傳大巡題奏旨謂量免竈差以優恤人才蓋指總催鑊頭等役屬鹽塲者言非為門庫機兵諸徭而設也戶部覆題文雖欠明意則甚美大約如傳公所請供均徭事例以免竈差耳善聽言者察其情善用法者師其意今竈差未免而均徭重編所謂辭答而得及也非法意矣夫混編均徭民戶之所樂也吏胥門隸孰非邑井逸民稱其便而贊其成者皆是也海濱之人雖有言者後矣惟執事同仁一視平政不偏

鹽戶不使獨重民戶何以獨輕特乞主張通行豁免更有望於各場頒行定制買辦者量免丁鹽若干曬辦者量免丁役若干真足以上明國典下卹民窮垂海邦無窮之休將某等世世子孫知所頌矣情溢辭繁不知干冒唐突之至伏惟台宥不宣

鹽戶新編均徭事理揭帖

測畸人也罷官守貧屯田僧租一無所與公門私事了無所干茲者鹽戶均徭之事痛切民隱非直不肖一人

一家之私而已故敢始末為執事陳之民間正稅糧米之外民戶十年一次均徭每年出辦驛傳鹽戶則每年每丁納鹽三百二十二斤折銀二錢糧一石納鹽二引折銀五錢通計十年人一丁共用銀二兩米一石共用銀五兩輕重懸絕又民戶只當里長甲首鹽戶既當里長甲首又當總催團首兩管衙門一般支應海人獨累困憊流亡聖祖立法憫念人窮立碑各場免其雜泛差役民戶細行開拆而鹽戶法難分籍戶丁田產積少成

多解戶重差未嘗饒免驛傳更變半出落網復與民家  
協辦其事獨有斥鹵田地受米最多舊例在鹽戶者准  
免受鹽國初至今一百八十來年遵行一體近因山東  
長蘆巡鹽傳道長題請量免竈役以優恤人才事戶部  
覆題通行天下鹽場逐遇編差之年查照均徭事例以  
免竈差如鑊頭秤子之類屬役鹽場者而言非為門庫  
隸兵民間諸徭而設也今竈差未免而均徭重編是所  
謂辭筭而得刃也非法意矣大抵縣中附籍鹽戶只是



附海望江孝義連江興福數里之人城中士夫一無所  
與而凡吏胥門隸誰非邑井逸民稱其便而贊其成抑  
彼而伸此者皆是也自非平政君子一視同仁孰肯深  
察而審聽之使海澨勞筋苦骨鳩形鵠面之民得受一  
分之賜不至於獨貧而獨勞哉伏惟老先生特加之意  
草率冒瀆以俟台照不宣

答此齊林大參論海寇書

剡頓首外姪唐音來辱及教帖備悉憂時至意今年是

何氣運星文示變地道不寧沿海有數千里之旱穀價  
騰湧亦且無所於糴近日溝渠乍涸私心過計食不下  
咽因作書告府公繼復自至盡所欲言因而契勘各處  
陡門著令公正人役朝夕巡視不至漏泄又且山間得  
雨今溝渠且滿吾人漸有生意亦甚危哉亦未卜繼此  
雨澤何如大冬苗雖死猶尚可生夏季苗甚茂倘得一  
大收民雖艱食亦可不至於亂也海邊近甚猖獗聞莆  
中各鄉有人在彼如近日吉了所擒數賊其中有港東

一人此人去年六月取穀被擄今為無賴賊附近東華  
黃石諸鄉豪家富室道途門徑皆所素知暮夜一來誰  
能禦之故數家平日以富名者各搬移入城所謂先去  
以為民望者也今聞廣東高州有穀船到海上五隻泊  
在平海一隻泊在吉了三隻入涵頭一隻所裝乃雜貨  
及米敝鄰人有貨在其中民船既通當是賊勢漸遠及  
詢之平海來人道海上並無歹船詢之莆禧來人道前  
賊已散尚有大番船兩三隻在吉了之南小鑿海面重

截候風往北不行擄掠未來者不可知也下里人共言  
馬欄山後有數人平昔接濟此徒為之向導邇聞已擒  
數人海邊通賊者當知所慎目下諒無甚事也淞與賤  
累俱在家未敢輕徙大抵吾輩平日居鄉須是平心率  
物若恃勢唬嚇利已害人鄉間有小警動便爾奉頭鼠  
竄鄉里小家何所恃而可以無恐此真士夫之罪也在  
執事一及之耳

誌銘

林達齋先生淑配吳氏墓誌銘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歲次乙巳六月壬辰朔國清林繼忠之母吳氏太夫人卒淞馳往哭之時繼忠為湖廣荊州府監利縣縣丞其冬奔喪抵家復往弔之越今歲丁未卜於十二月十三日庚申祇奉其柩窆于瑞林之封從夫兆也其位癸丁其壙居右先期以其伯兄浙江寧波府同知柏莊繼賢君所撰行狀詣予于山中再拜請曰先君子達齋之塋吾從祖贈禮部尚書謚文修公既

為之銘先母隧道之文敢委重於吾子淞於夫人外家  
為表姪而受室於林氏往來遊從與繼忠有兄弟之好  
知夫人之賢為最詳又焉可辭吳為五侯宦族父諱泳  
為浙江台州府儒學教授母朱氏淞祖姑也夫人幼有  
淑聞及笄嬪林氏舅蒙庵公諱某官江西袁州府通判仲  
子寬為廣西田寧府同知以舊官推恩贈承德郎第三  
子信字克諒即達齋也夫婦協德袁州初令清河揭之  
偕往弘治戊午歲遣歸省家至宏路驛舍產子繼忠甫

七月而達齋卽世時宗門華盛家室完好夫人獨抱幼  
兒扁戶子立勵志自守蔬食布素申飭女使不相往來  
里中嫗偶至其家正色待之不交一談而退遂屏跡凡  
閭內勞勩之事皆躬親為之不憚夜績篝燈晨興擁篲  
汛掃庭宇肅潔慄若朝霜繼忠兒齒令入家塾讀書不  
為姑息之愛比長遊太學夫人抱孫綜理內政省積歲  
入而家益有餘故繼忠莅官冰蘖有聲歸無所攜皆夫  
人之教也婦柯氏生子字自培繼娶宋氏生子木自培

為國子生娶黃氏浙江温州府通判必賢之女生子炳然煥然夫人新寡時年二十餘耳遺孤在襁褓泡沫風燈未可冀其成立達齋之祀殆若贅旒夫人慘然在疚晚暮子成一官而孫復生子牽衣遠膝嬉笑滿前夫人始開釋慰意瞑目考終持此歸報夫君俯仰乾坤無毫髮遺憾也距生於成化丙申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七林氏一門洵受國恩太姑以子清河貴敕贈太孺人姑以夫貴敕封孺人繼姑及二妯娌氏與柏莊內子皆以夫



子貴敕封太安人安人繼忠未及滿考故夫人未及恩  
命而貞白一節法宜表章宅里繼忠宦業未涯其所以  
開發幽潛而光昭德美者將必有待也敬為之銘銘曰  
兩髦一醺契濶參辰四十八載為未亡人之死靡他不  
訥初誓而代有終以沒於地瑞林之野松檟蒼蒼歸于  
其室百世何長

靜軒方先生墓誌銘

靜軒方先生將以捐館之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歸全于

紫雲巖之北其弟太學生重紹思紹重耿思直狀其世  
次之詳走君之子攸暨以告其同年友人朱澍曰吾兄  
之素吾子知之實詳敢以銘請余按方氏譜祖唐都督  
長史琬昭宗時長官庭範始家莆今後棠方則禮部郎  
中仁載世也九世祖林秀特奏名龍川令八世祖應午  
漕沅制簽七世祖蘇孫明經學諭入國朝有諱鼎者為  
御史先生曾伯祖也有諱朝宗者為戶部郎中諱朝清  
者為蒲臺令伯祖也曾祖后庵公諱象輝贈都御史皇

祖質庵公諱朝深封郎中贈如后庵官伯考松崖公諱良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皇考雪筠公諱良節中奉大夫廣東左布政使兄弟並顯為時名臣母封宜人黃氏以成化十九年癸卯七月二十日生先生名重熙字思緝時后庵暨贈淑人黃氏質庵暨封淑人陳氏重慶在堂先生幼態淳凝童習端慤羣兒戲弄呶譟獨對卷莊誦不休比長嗜學成癖夜以繼日足不越戶二親閱其勞輒戒止之唯而退退而愈勵遂以文顯弱冠選克弟

子員每課校輒先同輩正德丙子始以書經登薦剡人  
競遲之三試禮部弗偶卒業成均通籍銓部未幾病作  
弟重杰思興思直侍以歸猶能登堂拜太宜人壽頃之  
疾亟太宜人臨視慮傷尊懷力疾飲食以示不死竟卒  
臨訣舂容無一語及後事為悽惋可憐狀嘉靖六年丁  
亥正月二十二日也年四十有五卒之日鄉士大夫至  
閭左翁嫗咸閔悼齋咨弔者無內外踈戚哭盡哀各有  
述焉自世降俗易人愛其情先生心事洞達明白無一

毫可疑博大溫良無一人怨惡居家孝友處宗姻隣曲  
有恩調窮恤匱無所靳惜宗門盛大二父敬歷顯融先  
生謙冲自持約於寒士不逆不詐與家人子弟言未嘗  
及人之短務舉其所長與朋友交久而不厭今宮保前  
提學姚公鏌按莆首以篤行褒獎士論允愜蓋世莫不  
以先生為長者然其廉隅內辯行已操執和而不隨論  
事之曲直當否雖達官貴人在前申其說無所撓蓋其  
植躬秉德內剛外和初非脂蠟言貌媿婀軟美以自媚

於世者此則先生之大端也君子謂雪筠翁用寬和惠利之澤誌于台碑于惠太宜人用慈儉順厚之風歌于宗式于他族陶和毓粹宜有是子先生賢宜貴仁宜壽而不然有如此者天固不可恃耶娶林氏知州紹宗公女有賢行繼翁氏大司徒世資公從子守達之女男五人長即請銘者娶主簿陳君準女林出次攸芋聘御史張君曰韜女次攸躋聘考功郎中劉君勳女次攸寧聘知府林君有祿女次攸居聘都察院經歷林君茂竹女

女二人長嫁太學生黃懋允貢士希雍子次許嫁黃甲  
闕光善子俱翁出孫男一人霖女一人兒女成行而  
婚嫁之券未析然有弟有子敬畢君事化終有齊先生  
奚憾哉銘曰於乎茲惟靜軒方先生之藏潛德之光百  
世之長勒此銘章

皇明處士沙堤松峰張公墓誌銘

松峰張公既塋蒞為題其阡曰明沙堤松峰張先生之  
墓而其仲子衡必持匍匐踵門再拜請曰先子之藏蓋

卜地者久之向方得一席于文峰之北陞祖墳之左時  
逼歲莫式邇塋期庶役叢委未暇請銘緬惟先子生平  
植德勵行不敢後于人既詘于位而名不顯諸孤不才  
又無能有所樹立以闡揚光大先德復無一言以顯諸  
幽是終沒吾先人之善也不孝之罪何所於辭敢以累  
諸執事將饒之石納之墓門藏其副于家以貽孫子庶  
百歲之後尚有稽焉淅病餘踈懶久荒筆硯而必持之  
請益勤誼不容默按公從弟從事郎賓州判官南渠翁



朝昌所具行狀公張姓世居吾里東橋國初時有號靜  
軒生子致學於公為曾祖復生子致忠更為築室西社  
居之後多宦達與里中他宗張氏埒故別稱西張公東  
居西族也祖文質諱斌太學生父從唯娶陳氏以天順  
戊寅三月初四日午時生公名檜字汝秀行紀六少與  
許黃門梅坡公瀚處士竹齋張某友善要結歲寒故號  
松峰九歲而孤兄汝壽繼沒門戶單寡煢煢子立先世  
貲產不贏公幹濟經理井井有條送往事居弔凶問吉

俯仰調度出入百畝之中充然有餘事母孝奉丘嫂以禮壯其志而守之卒以壽終以衡為之後從兄紀三無子家產盡費公婚嫁其女歲時饋遺為之母家善睦宗黨緩急極力營救而恤其窮乏從父散官石泉公鳩宗行祫祭禮公首具數金為族人倡踈遠親戚往來過從一菜一魚款洽不厭故堂無熟客亦無停賓焉儀表魁碩言笑怡然喜飲酒能多不醉羣處鄉曲未嘗失色於人有不平者為之委曲勸諭多為解仇葛巾蒲扇優游

閭里非輸井稅終年不入城府常誦陶靖節之詩丈夫  
志四海之章自謂松峰實錄其循理守分履素安常實  
清朝教化之澤故家文物之遺比閭族黨之間如公之  
賢亦未可易得也正德戊寅夏疾革前一日衣冠辭于  
祖廟及素所親愛者款款言族中事逮暮而歸詰旦拱  
手而逝其神爽不亂如此實五月廿六日寅時也得年  
六十有一元室朱氏漸從姑也繼王氏三子長德朱出  
次衡次衍王出女四人長適吳漢次適鄭天根次適朱

山次適黃繪漢與山皆生員孫男七輔剛芹蘭美芳蒞  
曾孫紹祖墓位丁癸公中居朱氏左右為虛壙預王氏  
百歲居焉衡與婦黃氏壽宅又附其右葬之日為嘉靖  
十八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溯自惟先翁庚辰生  
少公二歲桑梓隣並少小嬉遊情好甚密既老而間追  
隨不輟衣冠禮度蔚為鄉里後生儀型歲月幾何公既  
上仙而先翁亦下世久矣幸公墳域去先壠百步而近  
松檟之枝相樛霜晨月夕尚能乘風馭氣相與遨遊於

無極之野徘徊瞻眺從容握手如平生懽乎感念疇昔  
淒其涕零迺因渠翁事述及淊昔時所見聞著之系以  
銘銘曰居不踰閩行不越疆孝友孚于其族信誼聞于  
其鄉獨抱貞風以遊于世其先民之良者乎

皇明恩賜散官南塘方君墓誌銘

莆中諸舊家衣冠之盛首方氏焉其家乘所記自李唐  
來長官庭範徙家莆今數百年矣閭閻有輝繩繩不替  
仙遊里美之方宋都官郎中慎從公世也自烏山遷洋

城自洋城遷今居再遷之祖則奮庵信公也奮庵之父  
諱耿子諱珣號拙庵娶周氏以成化庚子正月七日生  
處士諱世龍字文瑞號南塘塘生九歲厥考妣溘逝所  
恃為命者大父奮庵耳性卓偉倜儻弱冠時頗浮曠不  
足於鎮靜議者億其弗克嗣先業奮庵有憂焉未幾奮  
庵沒南塘感發創懲自嚴繩削綜理家政審諦周密過  
於人人姻族舊識一會遇間慇懃勞問姁姁有恩不以  
造次有間族有叔行者客死無所於歸南塘殯之為撫

其遺孤內戚有女弟失怙奮庵幼字之比長南塘體先  
志為治裝擇配以歸家素豐潤君以節儉勤力益拓其  
有人急難求假隨分以應未嘗空避無速贏浚削之術  
儉年先下穀直持橐踵門者不可為數不憚煩勞雖升  
斗亦應之或童孺寡弱一毫不忍欺也正德庚午寇作  
直以身當其難保有祖宗之遺身冒鋒刃之危其所全  
者大矣嘗循例輸粟得拜散官易冠服輒自嘆曰吾家  
書香奕葉此官豈吾心哉遂築南塘書院延名師益友

訓迪厥子以需其成正德己卯十一月十七日竟卒享年僅四十君子曰南塘迪前徽而官不酬志樂施予而壽不滿德勤課子而祿不逮養真宰之錫南塘有遺報者矣厥配南雄府知府鄭公述季子叔之女歸處士廿餘年共成家理相敬如賓平居無懟容遽色亦其刑家之效也子男一明良娶郡庠生洋城楊曰宏女女二長適雲庄王村次未許配墓在折桂里信馬山南塘奮庵墓右坐癸丁向營於辛巳年茲奉處士之柩與其繼生



母李氏合塋處士中藏虛其左為鄭氏壽藏百歲之居  
預斯之合也時嘉靖戊子正月五日先期明良奉大參  
藥谷王大用之狀謁予山中請銘予揖其風度耳其言  
質而不肆約而有文稱為大家子姓天之昌方氏者不  
在於斯乎為之銘曰動克紹居家之律仁足澤其鄉之  
貧不裕其身惠彼後之人

祭文

祭姚東泉冢宰

天地正氣鍾於偉人亮弼元聖弘濟斯民咸有一德是  
謂大臣先生之生儲靈海嶽特達高明斯人先覺胸富  
詩書道存禮樂許身仕國出入匪躬兩典學政廣左閩  
中激頑起懦大振儒風敷厯彌深聲實益重擢鎮方維  
遂參卿從瑚璉前修梗楠大用開府西極總制南方煦  
如春日肅比秋霜折衝尊俎汎掃邊疆功成不居難進  
易退溫公歸洛望重海內悠悠江湖戀戀忠愛晚歲再  
起從容引年盡疏幽側某忠某賢懇乞骸骨歸老林泉

善始令終完名全節千古流芳爭光日月人生可願百  
無一缺淊惟謏劣早辱公知飲食教誨褻拂吹噓頂踵  
百年荷公恩私踈野登朝狂謬獲罪碎首甘心無所於  
悔平生培植負公期待時公宦轍隔在易州亟以書來  
蒙不見尤教以勉旃結贈綢繆一辱泥塗望公霄漢杳  
乏鱗鴻久缺書翰中夜撫心祗增浩歎四海望治願公  
復歸無使東人私我衮衣訃音淒涼道遠是非天喪元  
老民之無祿爰及山中為位以哭哀慙生悲寒雲慘目

逝東結束奔赴公喪耄期老母未可去旁行止不決跣  
踟傍徨雨屋風簷敬緘束帛裂素書詞寫此肝膈遙奠  
靈帷神其來格想像容止追惟德音巖巖穆穆有赫其  
臨景行仰止宇宙此心

祭方霽峰母吳氏夫人

坤主內事閼弗遠施觀厥夫子尚亦可知粵惟夫人稟  
茲懿德婦道母儀宗卹是式胄于令族嬪此高門瓊州  
之子韶州之孫春秋蘋蘩以相君子墨綬銅章子惠百

里璞韞良玉蚌胎明珠連城照乘出應時需伯以邑最  
肅秉風紀仲由秋官擢司邦禮聯鑣絡繹賃居比鄰不  
榮其子而榮其親季也緝文疊疊日邁視綴巍科如拾  
地芥黃氏之女歸于地官亦服命服有瑾其冠夫人之  
賢以夫子貴睿藻粹溫天恩汪濊筍輿迎養南北二京  
諸孫侍立三釜其贏大運有終雲山脩阻靈乎來哉所  
至登俎人生諸福如斯良稀九原瞑目或安其居淞與  
令子忝得茅茹得遊尊翁追隨杖屨癖香清酌一奠于

堂陳詞不腆惟以侑觴

祭叅憲東山黃公

褰人生於一世兮數坎壈而多奇  
繫先生之純造兮萃百順而咸之  
幼才美而絕邁兮得舅氏以爲師  
奮天路以遐征兮遵伯仲之前規  
依日月之景光兮歷卽署之委蛇  
司憲節于南紀兮凜風裁之是持  
旣展力而畢忠兮賦歸來之芳辭  
緬年歲之未中兮樂豫大之嘉時  
憇東山以遐觀兮樂雲木之參差  
邈衡宇之靜深兮翫化

日之熙熙奉滄瀾以永齡兮諧伯仲之墳簞懷內子以  
敬恭兮瞻象服之陸離森諸子之如林兮孫曾蔚其芳  
蕤既康寧以寡疚兮介繁祉於壽眉念善始而令終兮  
實隆古之所稀惟先生之秉德兮美純固而不移奉古  
訓以周旋兮承先德之所遺考禮度以自將兮克周慎  
而謙卑聆嘉言之易直兮悼噂沓之儉詖崇儉素以永  
圖兮勤小物而不遺誰不耕而有穫兮如作室之有基  
吉人德與吉遇兮諒造物之焉私愧薦蘿之綽約兮施

松柏之喬枝承執手以永辭兮懷良晤之無期冀生芻  
以告誠兮神髣髴以來茲

祭闕

壺山之英閩海之精陶和毓粹載育先生具材無方秉  
德渾健近挹惠安遠追正獻宣勞于國勒鼎銘彝摘筆  
成文翥驚蟠螭難進易退君子之守峻節高風迄焉不  
朽望重元老位極人臣梯接後進穆穆如春諸生得師  
近在梓里失貽公憂得為之喜蓬麻扶植為力孔多先



生觀化傷如之何有殺既登清醕載酹想像儀形奠哭  
于位追惟舊愛曷由報之祇奉明訓庶無磷緇

祭姚侍御母余氏太夫人

繫維夫人胄出令族體合坤儀雍雍穆穆作配封君家  
室和睦秉德維勤執事有恪篤生令子如玉在璞聯掇  
巍科飲食天祿天子勸忠金章玉軸曰子之賢維母賢  
淑錫以翟冠被以象服瓊琚琳琅琤琮厯碌復生令孫  
克振芳躅池上鳳毛人間麟角將旨觀風剖符分竹八

旬齊眉嚮用五福為善食報如耕而獲遲遲春陽潭潭  
夏屋人生若斯伊誰不欲如母之賢百齡未足大運有  
期古來莫贖淑以微寒而忝眷屬近沐華滋如蔭嘉木  
醕醑一尊清香一束遠扣寢門寓此一哭

祭怡軒公遷塋

古不修墓於禮則然弊而弗修子孫之愆吾祖父母沒  
既多年宅兆之卜粵若三遷今自他山舁歸故園爰當  
卜葬文峰高阡權厝即安于茲山前墓其毋易皇祖遺

言四十秋霜耿耿弗諼今歸乎來墟里依然華表白鶴  
古木蒼烟靈輿不昧感愴重泉

祭姚鳴山大宮諭

淞不才曩在宮保相公尊翁恩師老先生門下時兄隨  
侍閨中得挹光霽正德丙子偶登一第北上春宮而兄  
亦偕計吏相遇於京邸叙道舊故如平生懽庚辰再上  
冀北千時相公正在京寓居東城之下時相會聚款  
洽笑言癸未春明兄大魁天下士入翰林讀書淞濫竽

榜列踰年拜御史未幾即以狂謬自取罪戾兄來唁我  
辭情甚感如喪所有相公自易州以書來曰以此去國  
為榮多矣洎以此自壯歸來遠辱教音淪沒多年聲跡  
昧昧兄時加褒拂海內之士猶知罪籍中有微賤姓名  
者皆兄之賜也今尚何望也已亥之春逖聞相公仙遊  
以老母年大未敢出門遠遣一介薄致辦香之敬兄與  
之周旋墓所兩月遣歸琳琅報章猶在懷袖示及令弟  
天歿家遭回祿之灾聞之驚惕孰意吾兄遽爾觀化不

享遐齡耶尊翁位登巖廊難進易退而功業未究所蘊  
兄以遠大之器卓異之才早擢掄魁居禁近論思之地  
天假以年當大有樹立以紹休于前聞人爲王文正爲  
范忠宣爲名臣子以光輔我國家孰知兄之年竟止於  
此耶兄戊申生剡犬馬之齒長二歲己亥一病幾死憂  
患沉溟閉戶寡出家居復遠城市兄之訃聞已後時又  
乏便郵衰懶因循而兄之墓草宿矣感時撫事徒切此  
心倘湖海之緣未斷異日過武陵當渡滄江拜先師酌

吾兄之墓如其不然則當槁死巖穴百年交情銜戢于地下矣臨風遣此神爽愀然九原有知尚鑒茲意

祭丘維章

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秋八月朔日友生朱某具書寄奉丘君維章老友冥覽去秋此時小兒熙春自省下歸道與維章相會甚領雅情嗣寄素書尚在懷袖今春初聞維章之訃甚駭猶冀其弗真也三月末小弟道通自貴地來乃得實耗不勝痛惋嗟乎維章子遽止於此乎

德性醇和宜獲遐壽乃竟未及中身溘先朝露邪積學  
纘文早自樹立視區區一第直其餘事迺累躓場屋亦  
未得援例一貢以觀國之光遂齋志以沒于地耶念與  
維章相知最久丙子之秋從予于芝山已卯下第歸漫  
遊建陽子從予鐔城孤燈炯然此志甚苦辛已歲予琴  
劍旅寓樵川千里招尋維君之故寶巖僧舍與高廷振  
王子中諸賢日夕相聚首饗人所需咸於君乎取之甲  
申予以御史獲罪黜歸故山子不遠來莆訪我于天馬

山下徘徊數日別去別後書問不絕嗚呼予蹇劣踈拙  
擯棄于時而君獨相信依依不舍愧予道不足以相濟  
文不足以相資幽明之中負此良友耳舊遊喪逝吾黨  
益孤廷振物故道通歸來公亦厭世風燈泡沫浮生幾  
何山川阻脩鴻鱗寂寞茲因吳氏表叔便風敬治瓣香  
之奠臨風愴然海上餘生若湖海之緣未了誓當取道  
黃臺弔君于蒼煙宿莽之域百年交誼合併無期九原  
有知鑒予意哉



祭王子中

記與子中別後屢枉素書積之篋笥森如束筍數年來  
音題不嗣知子中已就賓貢教授湖潮間極目停雲無  
由質問故人消耗今者陳友紹忠過此道子中去秋辭  
官抵家溘已喪逝不覺哽咽久之海上羈棲何見事之  
晚也死生大矣乃久不相知耶嗟嗟子中何遽止於此  
耶子中性地寬容平生無疾言遽色有度善忍理宜遐  
壽胸中抱負殊不落窠視一第無難校射澤宮遽就閒

退受儒官又復不獲享年以沒于地屈伸之理宜何如  
耶憶昔漫遊仙鄉與子中廷振維章促席聯床尤相密  
邇時皆少壯別來數年廷振維章相繼物故今子中復  
作古人石火風燈不堪相翫僕年邁六十齒髮庸疎兩  
年來頸脰之間癭氣擁腫去冬十一月有老母之戚號  
泣出聲漸加漲急轉項不便餘生未死分作狼疾人矣  
子中有八旬老母遺孤稚弱忍遽舍之而去耶令弟子  
材春元素敦倫品重風誼必能送往事居料理子中身

後之事亦庶乎可以瞑目矣僕薄遊時有小文學子中  
不惜十金垂為刊刻當時所作猶覺稚弱林居二十餘  
年得以肆力於此視前者猶差今亦無可付托以傳矣  
往年弔維章約以餘生倘淮海之緣未了尚當取道黃  
臺相弔於蒼煙宿莽之域生還無期分當老死巖穴而  
斯言已不可復矣冥冥重泉為我謝焉千里片詞寫此  
誠意靈其不昧尚其鑒哉

祭崖州刺史梅山劉公

後之事亦庶乎可以瞑目矣僕薄遊時有小文學子中  
不惜十金垂為刊刻當時所作猶覺稚弱林居二十餘  
年得以肆力於此視前者猶差今亦無可付托以傳矣  
往年弔維章約以餘生倘淮海之緣未了尚當取道黃  
臺相弔於蒼煙宿莽之域生還無期分當老死巖穴而  
斯言已不可復矣冥冥重泉為我謝焉千里片詞寫此  
誠意靈其不昧尚其鑒哉

祭崖州刺史梅山劉公

維翁以簪纓之胄承祖考之休孝誠獨至廉恥寡求持  
謙恭以自肅遵矩矱而罔尤諗鄉評之不謬謂宗鄙之  
善流喜七袞之逾邁幸百齡之可周何人事之好違抑  
天命之難留淪以愚慙辱在甄收念恩深於半子愧力  
薄而難酬望仙居於咫尺曳桃杖之夷猶庶晨夕之往  
來申慇懃兮瀟滄嗟寸心之未展奄一疾而弗瘳挹遺  
影兮若存奉言笑兮無由庸修兮薄奠一慟兮千秋

天馬山房遺稿卷五

七適廷光十八生一子十九廷光隨父官嶺南歸時卒  
于逆旅靈獨抱遺孤矢志靡忒家蠱景況真人世所絕  
無而僅有其所以奪其志而危其守者苦楚百方也勢  
不可生遂以方盛之年忍棄其孤甘於一死以從廷光  
于地下是其勇三軍之帥柏舟千古不負寸心非若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某等敬拜高風敬陳東芻之奠事在  
鄉評詞無溢美也尚享

祭賓壺林先生

莽凌雲之隅每孤往而徑造恣倚徙而踟躕撫孤石之  
嵯峨蔭佳樹之扶疎噫斯人也蓋庶幾於知止知足之  
戒其視夫貪得冒利老而不悔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  
耶

方可吾畫像贊

盎乎其春融凝乎其山峙此工之所可傳然得其似者  
耳苟非天理事不苟可吾心此公之所自許而得其深  
也與

欽定四庫全書

天馬山房遺稿卷六

明 朱泚 撰

贊

守素贊

不腴其膚而長其軀不戕其冠而華其裾其行于其  
止遽遽謝長輓於湖海守先人之田廬既娛情於情話  
亦放意於琴書不闕寵辱而齊毀譽蒼蒼天馬之麓莽